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六七回 施賢臣賣卜訪案 白朱氏問卦尋夫

說話施公自州衙回到公館，用飯已畢，手拿茶杯，心中暗想。忠良越想越悶，沉吟半晌，忽然想起題目，心中大悅說：「方才馮浩在堂上說：『還有一個姓白的，也種著他的地畝，住在城內東街。今早差人去問，說男子不在家中，上京貿易去了，地租兒，丈夫在家交待清楚。別的事不管。』莫非應在此家，也未可定。不然，橫豎總有知道底細的軍民，在背地裡談論，我何不探訪探訪。」賢臣想罷，望著施安說：「明日一早公館掩門，眾人免見，只說本院偶有小恙。」施安答應。賢臣又望著天霸說：「明日五鼓，你隨本院出門私訪，必須喬妝打扮，在城裡關外附近左右，各處探聽探聽。」天霸答應。說話間，天色已晚，施安服侍大人安寢，一夜無詞。到五鼓，賢臣起來，淨面，更換衣裳，打扮成賣卜的先生模樣，算命外帶著賣字。霎時天霸亦來。賢臣口呼：「壯士，咱兩個出去，一前一後，不可遠離。倘若訪出消息來，須要仔細。」眾人送出。賢臣吩咐：「你們回去，千萬不可走漏風聲。」眾人回公館不表。且說施公、黃天霸出了門，瞧了瞧天才曉，尚未大亮。爺兒兩個往東正走。一個手拿卦板，肩背小藍包袱；一個拿著一卷字畫，霎時散步前行。但見對面鋪子，一邊是茶館，一邊是酒肆。賢臣看罷，望著天霸遞了個眼色，邁步前行；好漢在後跟隨。進了酒鋪，揀了個背地方，見一張小桌子，爺兒倆私訪，並不拘禮。二人對面坐下，要了兩壺酒、兩碟子菜。天霸斟酒，爺兒倆對飲。施公雖然坐著吃酒，耳內留神。那些個吃酒之人，內有一人口尊：「眾位，今日咱弟兄結義同盟，必須使用的東西，俱各隨買停妥，方不令人恥笑。須要訪學古人桃園之義，意氣相投，患難相救。」又有一人開言，口呼：「列位，上次咱們商議結拜弟兄，小弟偶遇一人，說出來，列位也必認識他：姓佟行六，名德有，愛交朋友。聽說咱們結義，也要與咱們結拜。我們兩個才商量停當，就出了事咧。前者，他在此關藍家店中被人殺死。並非他獨自個住店，聽說還同著一個婦女，口稱夫妻，占了個獨屋。天亮不見婦女蹤影，剩下佟六屍首，血淋淋的躺在店中。只怕是婦女動的手，殺死佟六，暗裡逃走，也是有的。細想佟六並無婚配，哪裡的婦女，與他一同下店？教人好不明白。」又有一人說：「大哥，你不知道佟六，他素日為人，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。仗著他舅舅是個內監，發財回家，置買地土，任意胡行；全仗那個地租，還不夠他花費呢！咱們的鄉里郭大朋，種著點子；咱這裡東街裡白富全，也種點子。一定是佟六起了地租來咧，腰內有銀錢，不知打哪裡接了個煙花女子，下在店內。女子起意，殺死佟六逃走。再不然，他把人糟踏的苦，人家暗定巧計，誣出他來，下在店內，夜間把他刺死逃走，把禍摺給店中。店家報官，州官將他收監。店婆在欵差台前鳴冤。欵差把店東藍田玉釋放出來。欵差還不走呢，聽說完了這案才走。依我說這件事要完，除非有了那個婦女才結了案呢。不知那婦女姓甚名誰，家住在何處？真是個無頭無腦，連一點音信也沒有，好令人發悶！」只見又有一個開言說：「哎喲！這件事情，我倒想起來咧，他別是合粉子萬兒那家女的對眼兒罷？見他常住在那裡，我如今心內只是疑惑。這宗事，管保不錯，準是那一句戲言。」

這個人的話未說完，只見有一個年長些的說：「老七還多言呢！人家官司還沒有完呢，咱這裡只顧胡言亂語，倘若叫官人聽見，咱就擺弄不清，那時後悔也晚了。依我說咱們還是喝酒，休要閒談。」賢臣聽見店中之事，被那人攔住不說咧。賢臣甚是著急，也難追問，少不得慢慢的訪查。思想之間，將酒喝完，老爺站起，天霸會錢，出了酒鋪。爺兒兩個，進了一條小巷，瞧見一座小廟，左右無人，一同進去。細看原來是座七聖神祠，旁邊有兩間土房。爺兒兩個坐在台階石上面。賢臣眼望天霸開言說：「壯士細聽酒鋪之中那個後生之言，事情可有些順手。我如今要上東街上尋訪尋訪，你也不必跟著。咱二人今晚別入公館，在北關尋店住下。你先出城，在城外等我，到晚上再見。」天霸答應，辭別賢臣，出廟去了不表。

且說施公見天霸剛才出去，從外面來了兩個人，往旁邊那兩間土房去了。忠良連忙站起來，輕移虎步，搭搭訕訕往前行。走進禪堂，瞧見方才那兩個人，一個在地下蹲著燒火，一個守著面盆和面。見老爺進去，二人連忙站起說：「請坐。」忠良就勢說：「二位多有驚動。我要上京，腰中缺少盤費，到此借點筆硯，寫幾張字畫送人。一半是人情，一半是賣換幾文錢糊口。聞聽說欵差公館要審命案，瞧個熱鬧。」二人聞聽，只見燒火的帶著笑說：「若提昨日藍家店之事，是合該倒運。婦女把人殺死逃走，摺下大禍，叫店家遭殃。」和面的聞聽，答了兩聲說：「此事要完結也容易；除非翻遍了東半城。」燒火的說：「你怎麼就知道翻遍了東半城，就找著了呢？」和面的說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？那一日我一早出城買菜。剛開城，一個婦女進城。我見她面如金紙，唇如靛葉，年紀不過二□多歲。見她衣服上，微微有些血痕，慌慌張張進城去了。誰知到了清晨，就出了此事。昨日我賣菜賣到東街小衙衛裡土地廟邊，一個門內有婦人出來買菜，我一瞧越象那一個婦人。」燒火的說：「你別胡說咧，幸虧遇著了這位先生，要叫外人聞知，是現成的官司了。」

閒言少說。且說賢臣得了真情，不肯多問，怕人動疑，這才知道是兩個賣菜的。想罷，也顧不得借水咧，連忙辭了兩個賣菜的，邁步出了廟，直奔東街而來。走到東街，賢臣手打卦板，口中吆喝：「算靈卦！」眼內留神觀看，果見小衙衛裡有座小廟。來到跟前，上了台階，瞧了瞧原來是土地正神。看罷轉身，臉朝外面，還是手敲卦板，大聲吆喝：「算靈卦！能算吉凶禍福；算月令高低，細批終身大運，能算行人幾時回來。算著，卦禮隨意；算不准，不取分文。」

不表賢臣吆喝算卦。且說這土地廟旁有一人家居住，只因男子出外，家中只剩兩年輕婦女，卻是姑表姐妹。妹妹尚未出閣，在表姐姐家寄住。姐姐朱氏，因丈夫出門貿易，夜得凶夢，正在房中手托香腮，癡呆呆的思想夜來夢境，忽聽卦板響亮，又聽見算命吆喝的那些言詞，意思要叫進來，問問她丈夫音信。叫聲：「慶兒，你出去，把算命的先生請進來。算算命，問你姐夫幾時回來。」慶兒答應，連忙邁步出門說：「算命先生，這裡來！我姐姐要算命呢！」賢臣說：「你頭走罷。」慶兒先跑進院內，放下了一張椅子說：「先生進來罷！」賢臣此時為民情私訪，也顧不得受屈，只得走過來坐下，口中說：「講命啊？還是問別的事呢？」只聽裡邊嬌音嫩語說：「我要問你個行人，不知幾時回來，求先生仔細算算。」賢臣說：「你隨口報個時辰，不許思想。」只聽裡面說：「未時罷。」賢臣在外面，掐指多時，口尊：「娘子，在下自幼學習此數，直言無隱，絕不奉承。方才仔細推算：此人星象惡曜，兇神照臨，看此光景，大半性命不保矣！」屋內佳人聞聽此話，不由心下著慌說：「再求先生細細推算。」賢臣聞聽，拳手掐指多時，開言道：「娘子，問的出外之人，不知係娘子什麼人？亦不知有什麼事情？往何處去了？望娘子將就裡情由，一一說清，在下仔細推算。」

婦人聞此言，口尊：「先生！此人是我丈夫，同我表兄上北京彰儀門作營生，至今數日，不見回音。昨夜得一凶夢，奴家放心不下。」賢臣復又口尊：「娘子，可曾記得他的生辰八字？」

婦人屋內回音：「我丈夫今年二□七歲，康熙□六年七月□五日寅時生辰。」賢臣聞聽，打開包袱，拿出書掀看。看了看，用指頭又一掐算，忙站起來，眼望著屋內說：「娘子，此人哪，我可不怕你惱哇。別指望咧！半路途中，有人謀害了。」佳人聞聽此話，也就顧不得禮法則，忙忙掀起簾子，走將出來說：「求先生，再與他細細推算，吉凶如何？」說著就哭將起來了。

賢臣聞聽，沉吟了會子，眼望婦人開言說：「你且不用哭，還有月德解救；再退三日不見回音，可就沒指望了。」婦人聞聽此話，就不哭咧。賢臣說：「我且問你，不知你丈夫同去的那人，可是他的表兄啊？還是你的表兄呢？」婦人說：「是我的表兄。」賢臣說：「原來是表妹夫表大舅，一路去了。」婦人說：「正是。」賢臣說：「料此無妨，一個骨肉至親，那裡來的差錯？」婦人說：「先生不知道，親戚與親戚不同。我表兄不行正道，胡作非為。不怕先生笑話，我表兄本來貧窮；這是他親妹妹，常在我家住著。」賢臣聞聽，點頭暗想，腹中說：「這禿丫頭，敢則是他表妹。必須如此這般，才得其中真情。」想罷，眼望著那婦人開言，口尊：「娘子，你丈夫在家，作何生理？」婦人聞聽，回言道：「我丈夫在家，作著個小買賣，還種幾畝租地。」這婦人說到此處，粉面一陣通紅。賢臣這裡察言觀色，就參透機關，腹內想道：「若問其中底細，還得這等說法。」想罷，口尊：「娘子，你丈

夫原是莊農為業，但不知府上種著誰家地畝？」婦人聞聽道：「那是我丈夫作的事，婦人家焉得明白？」賢臣聞聽點頭，心下為難，又不能往下追問，才要告辭，忽又想起一件事來，說：「娘子，但不知令表兄姓甚名誰？」婦人說：「我表兄姓賀，名重五。」賢臣點頭說：「你丈夫同你表兄前去，不見回音，就該往他家去問才是。」

婦人說：「他若有家，怎肯把妹子捺在我家內呢？」說著話，見他掀起簾子走進房去，說：「慶兒，給先生拿卦禮去罷。」不知到底怎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